

查錫我曾是廉署執行處總調查主任，

離職近十年，現已轉行做大律師。

近日因為貪湯事件，再次成為傳媒的「反應堆」。

大部分廉署前高層對「家醜」都三緘其口，

但查Sir卻有問必答。

「係咪得我咁懸居肯講？但我與普通市民一樣，

對湯顯明呢單嘢感到痛心，

表達自己的說法冇問題。」

他早把生死置諸度外，

我口講我心，是理所當然。

四十四歲時患上肝癌，要切除三分二個肝。

康復後不久太太提出離婚，

他連子女的撫養權都主動放棄。

一來不知自己可活多久；

二來，在第一次離婚時他已試過

為子女跟前妻對簿公堂，早已力竭筋疲。

好不容易克服了一躍而下的念頭，

往後每天日日賺。

無故遭逢連環不幸，

前世唔修

查錫我



中國人一般會談過為「前世唔修」。

但查錫我是基督徒，不信這一套。

以為經歷過生死便不易動氣？

說起貪湯，他依然火遮眼：

「點解香港會變成咁？」說罷深深嘆息。

前世唔修的，是這城市，不是他。

要

請查錫我食飯甚艱難。他習慣付賬，除了阿爸教落「對自己要節儉，對朋友別吝嗇」，部分原因是多年來在廉署養成的習慣：「出去查案，在人哋地方，開罐汽水都唔好。」廉署上下恪守避嫌，是以他對湯顯明與中聯辦官員食早餐、連五十六元都入賬公帑，格外看不過眼。「堂堂專員連飲杯咖啡都要claim錢，有冇搞錯？真係差勁至極！」事敗後還要龜縮：「你覺得自己有錯咁出來澄清。問心有愧的，便鞠躬認錯。又冇人要求你切腹。」貪湯事件在廉署老鬼的圈子回響不斷，大家不便公開譴責，又很想劃清界線：湯顯明不代表廉署。

若湯顯明不計較那五十六元，其實沒有人會知道他在先科案審結翌日即與中聯辦官員密會。其他罪狀如酬酢超支自行審批，晚餐甜品分拆賬單「扮細食」等，廉署內部隻眼開、隻眼閉；然而審計報告一出，他十一時上班、午後煲當歸、晚上飲茅台等笑話也隨之流傳，不知是湯顯明肚內哪條蛔蟲不

1949年父母走難來港，查錫我在途中出世。他的名字出自《詩經》：「日起東山，錫我無恙。」古文中，「錫」與「賜」相通，寄寓身體健康，但上天似乎沒有「錫住我」。查氏祖籍江西，祖輩其中一支去了浙江。族譜上，查錫我是金庸的叔公。



湯顯明令查錫我忙上加忙。這天一早到電視台評論貪湯事件。

吐不快。「點解同事一直啞忍？係文化問題。西方文化係挑戰權威，唔啱就砌你。但中國人講求順服，好少會挑戰老闆。」

沒有人懷疑中國人的劣根性，但廉署那套滴水不漏的制度，為何未能阻止劣根性發作？查錫我剛調任執行處時，便遭負責內部審查的L組傳召。原來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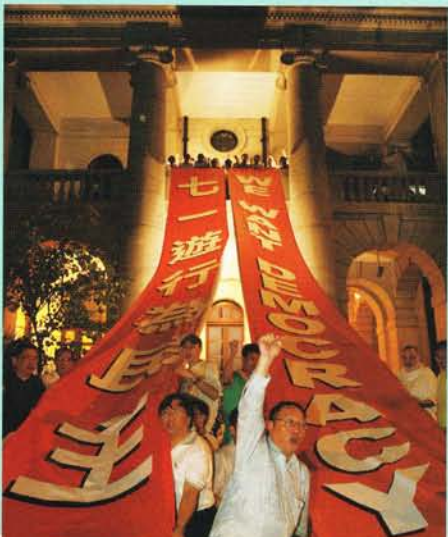
上司挪用了證物中的款項，以為快快歸還沒人發現，結果還是銀鑰入獄。一只係幾千蚊，很慳居。「梁振英話成立檢討委員會，其實沒什麼可以檢討。機制一早存在，（酬酢開支）一層層向上申報。你話湯顯明自己批自己，但所有部門的首長都係咁。」

廉署的制度在過往行之有效，前提提是廉政專員地位超然、品格毋庸置疑。談及首任老闆姬達，查錫我回到老好日子。「他退休後我們仍有每年探訪。他真是 a man of integrity。對使命上心、對後輩鼓勵。成日同我哋講，You're taking part in a revolution, we're making Hong Kong a better place。」有次他跟執行處處長史道偉到東南亞公幹，處長有權坐頭等，為方便傾公事，他亦可一同升級。但身高逾六呎的史道偉寧願跟下屬一起擠進經濟艙。「英國人為乜要幫香港政府慳錢？呢個係品格問題。」

蟲惑

查錫我現時肚腩大，年輕時卻是六曠腹肌。勤習武，龍形摩橋、空手道、合氣道均

曾涉獵。九四年做了肝切除手術後整整一年不能運動，肚腩隨着滋長。他在李鄭屋邨長大，曾是瘦皮猴，自小隨媽媽在長沙灣工廠區擺賣。「警察走過來話『好生意呀老細』，你便要識做，不然就拉人、充公貨物。」「片費」每次三、五蚊，賣一碟東風螺才得三、五毫。治安差，邨內有人覺得查錫我樣



○七年七一遊行，當中有查錫我（右）的身影。他為公民黨成員。（美聯社圖片）



○四年查錫我參與立法會直選，在新界西選着周梁淑怡和丁午壽。(《蘋果日報》圖片)

衰，揮刀追斬。他跑得快，成功逃遁。但不服氣，翌日決定報仇，追逐之際卻被警察揪住：「知唔知你斬到佢就要坐一世監，快啲返去讀書！」再贈他兩記耳光。小學畢業後，父親送他到洋服店當學徒，總算離開了紅番區。晚上讀英專，靠自修完成會考，考入浸會學院讀社會學。

查氏本是江西的大地主，父親來港前是國民黨軍官，常說起打日本仔的英雄事跡，令小孩對槍生生涯有諸多幻想。但查錫我深近視，當差不成，遂轉向其他紀律部隊。在懲教署待了幾個月，76年加入廉署社區關係處。「其實

我想查案，年年申請調職去執行處。」到第九年終於成功。往後多年，他招呼過的大客，由李福兆、梁錦濠等名人，到黑白兩道都有。

野孩子自有街頭智慧。「做調查轉數要快；面對古惑仔，你要蠱惑過佢。」八七年的錦綉花園製毒案，聯英社坐館肥波被捕，卻因買通了一名警長而獲放生。其後廉署介入，苦候多時，肥波再次落網，被押到官涌的大本營搜查，卻不欲在眾多手下面前戴着手鐐。「我話，『肥波，我哋唔同警察，唔戴手鐐鎖匙在身，以免私下放人。』但其實鎖匙在我袋中。」肥波雙手以爛布遮醜。去到官涌，一下車，幾十名門生叫着：「波哥咩事？」「如果當時唔係鎖住佢，佢一推，叫咗人攞住我哋，搵槍都猛唔切。」查錫我隨即掀起遮醜布：「ICAC做嘢，相干的埋嚟，唔相干的彈走。」結果所有人立即彈走。

傻仔

查錫我深諳蠱惑之道，但義氣有時令他顯得很傻。九三年，執行處某高層突然被炒，廉署以機密為由拒絕透露原因，社會嘩然。適逢那人喪母，同事們為避嫌都不願出席其喪禮。他找查錫我扶靈：「我跟他不熟絡，但既然出到聲，便幫幫忙。」查的上司勸他別趟渾水，否則影響仕途。「除非你出通告說所有ICAC同事不得出席，否則我唔覺得有問題。」查錫我當時是總調查主

任，此後，果然沒有再升職。「但證實唔到兩者的關係。」其實他並不看重升級、加薪。那被炒的後來又再找他，向他討廉署人員的聯絡表，說要寄聖誕卡云云。「我幫你，你仲要當我係傻仔？聖誕卡我可以幫你派，保證親手送到！」此君最近頻頻曝光，二人則從沒聯絡。



這是他與首任太太所生的子女，現時在美國生活。大女是稅務律師，大仔是牙醫。與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兩子女，近年已回港，時常與父親見面。

○一年，他負責元朗木橋頭村警務人員包庇製毒工場案，連續七日沒回家。事後他替下屬填寫工作進度。累極，忘了註明是替別人上呈的記錄，變成了自己的報告。行政上的小錯誤雖未至於要受罰，但為免尷尬，上司建議他調往防止貪污處暫避風頭。「做錯了就要承擔。」

查錫我在九四年做超聲波檢查，發現肝的左右兩邊都有陰影，證實患上末期肝癌。瑪麗醫院幾個教授都說，癌細胞已蔓延至整個肝，唯有等死。吃喝玩樂了十天後，朋友建議他去威爾斯醫院碰碰運氣，這次發現腫瘤偏安一隅，可切割，挽回一命。其後他一直以康復者的身份為病人輔導。○四年，醫管局

查父生前常說，死後要火葬。

如果死後有知覺，一把火燒了，痛一會，好過被屍蟲不斷咬噬；

若人死如燈滅，則無謂浪費棺木。

查錫我患過癌，想捐器官都無人接收，但他會捐出遺體作解剖教學。



要關閉威院的換肝中心。威院換肝名冊上排第一的梁志明，原本已躺在手術床上，忽然被告知要轉去瑪麗跟隊尾，整個人一下子跌入谷底。查錫我隨即開記招、上電台節目、與醫管局高層會面，希望力挽狂瀾。他的上司提醒他，公務員不得公然反對政府的政策。加上在防貪處待了三年仍未返回執行處，有點戚戚然。他思前想後，終於決定放棄百二萬年薪，全心投入「副業」。

最後威院的換肝中心還是被「摺」了。醫管局以「無謂你出歧油我出雞」為理由，拒絕接受用以維持威院換肝中心運作的四千萬捐款，令查錫我氣得發抖。有記者問他，如此高調是否為了參選立法會，「事前有諗過，多謝佢提醒我。」他考慮了數天便決定去馬，在新界西參加直選。兩個月、朝六晚一的勞碌換來9116票。不夠入局，不算失禮，卻因此添了百萬負債。

知命

SARS 過後搵工難，自住的房子又成了負資產。他當年已五十五，好命的話該退休了。只

剩下一疊進修得來的文憑，倫敦大學法學士、港大犯罪學碩士、心理輔導碩士等。失業後他開始修讀法律專業證書課程 (PCLL)，在〇七年成為大律師，主打刑

事案。「好慘。幾年冇收入，剛掛牌時冇乜生意，近一兩年才有改善。」

言若有憾，心中卻不以為然。遇着貧苦客人，他甚至不收費。訪問前一天，他

他能說會道卻不說教。小時候讀的天台小學由教會辦學，他十一歲便受洗。某年聖誕獲派毛外套一件，袋中有五美元，牧師說是弟兄特地留給他的。埋下了行善的種子。



查氏全家福。後排右二是住在青山醫院的哥哥，後排中是查錫我。前排右一是弟弟。他到裁縫店做學徒後，端午節有半天假，答應了跟弟弟去沙灘。但那天客人多，走不了。弟弟心急自己下水，不幸溺斃。查錫我內疚至極。

剛為一名被控運毒的女孩脫罪，喜形於色。女孩深夜落街與朋友會面。一邊行一邊講電話，其間手袋被塞進了一包毒品，遇着警察斷正。警方因為她剛滿十六歲，沒有即時通知其家人，也沒有召律師：「警察問『毒品係咪你的』，佢就答『毒品係阿X放嚟我度』。其實佢根本唔知係毒品，咁就當佢認咗。」他用以前的查案技巧，自行到案發現場重組案情，發現踢着人字拖的少女，不可能被警察窮追六分鐘仍未被捕。最後獲法官接納，推翻了招認。

他也是認可調解員，現時定期與抑鬱者煲電話粥，以自身經驗為別人開解：「首先不可否定他人的痛，唔可以話我經歷過兩次婚姻失敗，你的問題就係小兒科。」轉眼廿年，他總算能接受前妻當日的決定：「我生病時，她每朝六點便起身煲生魚湯。我呼呼大睡，從不知她幾個月來都瞓唔到覺，她很抑鬱，burnt out了。」為此他曾三次爬到窗前，想從十六樓躍下。念及母親和兒女，又爬回屋內。如今母親仙遊，兒女成才，他倒是不怕死了。煙抽得更兇，餐桌上的瀟水大腸、白肺一塊不剩。近年頸部發現白色硬塊，割了又當沒事發生，「我已經冇乜所謂。」

他二哥當年因為失戀而精神崩潰，在青山一住五十年。查錫我每月都會去探望他，從不間斷：「他說自己開發了新燃料，用海水加肥皂就可以代替石油，剛剛在銀行過了三百億給我。」二哥忘記前塵，無憂無慮。「但有得揀，我仍會揀活在現實。」